肉蒲團/第二十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十九回 ◄

肉蒲團
第二十回

►

卻說孤峰和尚自從放過未央生，時時刻刻埋怨道，畢竟是我法力不高，婆心不切，見了情魔色鬼走過不能收縛，任他流毒於蒼生，肆惡於閨闥，乃老僧之罪也。既不能縛鬼受魔要這皮布袋何用？就拿去掛在大門外面松樹梢頭，又削一塊小板，寫幾行細字，釘在松樹上道：未央生一日不至，皮布袋一日不收；皮布袋一日不爛，老和尚之心一日不死。但願早收皮布袋，免教常坐肉蒲團。

這件東西卻也古怪，自從未央生去那一日在松樹上掛起，掛到如今，已是三年，不但一些不爛，反覺得比未掛之先倒硬掙起來。未央生走到時節，看見松樹梢懸一個皮布袋，又看見樹上有一塊小板，小板上有兩行小字，念了一遍，不覺痛哭起來。就把這條木板當做孤峰法像，跪在松樹旁不知拜了幾十拜，然後爬上樹去，取了皮布袋下來，頂在頭上，走入佛堂。遇著孤峰打坐，就跪在他面前，不住的磕頭。從入定之初，磕到出定之後，約有三個時辰，豈止磕一百二十個響頭而已。

孤峰走下蒲團，一把攙住道：“賢居士重來賜顧，就見盛情了，為何行此重禮？快請起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弟子愚蒙，悔當初不曾受得教悔，以至肆意胡行，把種種落地獄之事都做出來。如今，現在的陽報雖然受了，將來的陰報還不曾受，要求老師父哀憐，收在法座之下，使弟子懺悔前因，歸依正果。不知老師父可肯收約否？”孤峰道：“既然收我皮布袋進來，我豈有不收納之理。只恐你道念不堅，將來又有入塵之事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弟子因悔恨之極，方才猛省回頭。如今只當是從地獄裡面逃走出來，那裡還敢再去。自然沒有反覆的，只求師父收納。”孤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收納你就是。”未央生

爬起身來，重新行禮。孤峰就揀個好日，替他落了頭髮。未央生告過孤峰，自取法名叫做“ 頑石 ”。一來自恨回頭不早，有如頑石；二來感激孤峰善於說法，使三年不點頭的頑石依舊點起頭來。從此以後，立意參禪，專心悟道。

誰想少年出家到底有些不便，隨你強制，淫心硬撓慾火。在日間念彿看經自然混過，睡到半夜，那孽物不知不覺就要磨起人來，不住在被窩中礙手絆腳，捺又捺它不住，放又放它不倒，只得要想個法子去安頓它。不是藉指頭救急，就是尋徒弟解紛，這兩樁事是僧家的方便法門。未央生卻不如此，他道出家之人，無論姦淫不姦淫，總要以絕欲為主。這兩樁事雖然不犯條款，不喪名節，俱不能絕欲之心，與姦淫無異。況且手銃即房事之媒，男風乃婦人之漸，對假而思真，由此而及彼，此必然之勢，不可不禁其初。偶然一夜，夢見花晨與香雲姊妹到庵拜佛，連玉香、艷芳也在裡面，未央生見了憤恨之極，就叫花晨與香雲姊妹幫助他拿入，誰想轉眼之間不見了玉香、艷芳兩個，單單剩下四位舊交，就引他入禪房，大家脫了衣服，竟要做起勝會來。把陽物湊著陰門正要幹起，被隔林犬吠忽然驚醒，方才曉得是夢。那翹然一物，竟在被窩裡面東鑽一下，西撞一頭，要尋舊時的門戶。頑石捏了這件東西，正要想個法子安頓它，又忽然止住道，我生平冤孽之根，皆由於此，它就是我的對頭，如今怎麼又放縱它起來。就止了妄念，要安睡一覺。

誰想翻來复去再睡不著，總為那件孽根在被裡打攪。心上想道，有這件作祟之物帶在身邊，終久不妙，不如割去了它，杜絕將來之患。況且狗肉這件東西是佛家最忌之物，使它附與身體也不是好事。若不割去，只當是畜類，算不得是人身，就修到盡頭地步，也只好轉個人身，怎能成佛作祖？想到此處，不待天明，就在琉璃上點下火來，取一把切菜的薄刀。一手扭住陽物，一手拿起薄刀，恨命割下。也是他人身將轉，畜運將終，割下的時節竟不覺十分疼痛。從此以後，欲心頓絕，善念益堅。住了半年，還是泛泛修行，不曾摩頂受戒。到半年以後，聚了一二十僧，都是死心受戒，沒有轉念的人，請孤峰登壇說法。但凡和尚受戒，先要把生平做過的罪犯逐件自說出來，定了罪案，然後跪在佛前，求大和尚替他懺悔。若有一件不說出來，就是欺天誑佛，犯了不赦之條，隨你苦修一世也成不得正果。

眾僧請孤峰登壇拜畢，以入門之先後定了次第，大家分坐在兩旁。孤峰把受戒的條規說了一番，就叫眾僧各陳罪過，不得隱諱。頑石進門最遲坐在末席。一時輪未及他，只聽得眾僧裡面也有殺人放火的，也有做賊姦淫的，皆自己陳告出來。後來輪著一僧，相貌粗笨，坐在頑石上首，也陳告道：“ 弟子生平不做惡事，只有賣身與人為僕，奸了主人之女，連她使女都拐出來，賣與青樓為妓這樁罪犯。真是死有餘辜，求師父懺悔。 ”孤

峰道：“你這罪重大，只怕懺悔不來。自古道‘萬惡淫為首’，只消一個淫字也就夠得緊了，怎麼做出拐事來？又怎麼賣她為娼？你這罪惡就有幾世不得超升，我便替你懺悔，只恐菩薩不准，奈何？”和尚道：“稟告師父，這事是別人逼我做，不是我自己要做。只因那婦人的丈夫先姦我妻子，又逼我賣與他，我沒有勢力，敵他不過，所以逼上梁山，做了這事。其情可原，或者還可以懺悔。”

頑石聽了，不覺動心，就問老師兄：“你拐他去賣的婦人叫甚麼名字？是哪一家的妻子？那一家的女兒？如今在何處？”和尚道：“他是未央生之妻，鐵扉道人之女，叫做玉香，丫鬟叫做如意，如今在京師接客。”未央生大驚道：“這等說來，你就是權老實了！”和尚道：“莫非你就是未央生麼？”頑石道：“正是。 ”兩個一齊走下蒲團，各賠個不是，然後對著孤峰共剖原情，各陳罪犯。孤峰大笑道：“好！冤家也有相會的日子。虧得佛菩薩慈悲，造了這條闊路，使兩個冤家行走，一毫不礙。若在別路上相逢，就開交不得了。你兩個罪犯原是懺悔不得，虧那兩位夫人替丈夫還債，使你們的罪犯輕了許多。不然莫說修行一世，就修行十世也脫不得輪迴，免不得劫數。我如今替你懺悔，求佛菩薩大捨慈悲看那兩個妻子面上，寬待你們一分。”就叫兩人跪在佛前，自己念起經來，替他倆懺悔。

懺悔之後，頑石又問道：“請問師父，姦淫之人既有妻子女兒，妻子還過了債，那懷抱中的幼女，也可以赦得他過，後來不還債麼？”孤峰搖頭道：“赦不過，赦不過。姦淫的人，除非不生女兒就罷，若生下女兒就是還債的種子。那裡赦得她過。”未央生道：“不瞞師父說，弟子現有兩個債種，將來定是不赦得了。弟子要別師父回去，用慧劍除了孽根，只當生來時節一盆水淹死了，不曾領起來的一般。”孤峰合掌念一聲“阿彌陀佛”道：“如此惡言，不該出於你口，入於我耳。那裡有受過法戒的和尚還想殺人的道理？”頑石道：“既不可殺，當用何法以處之？”孤峰道：“那兩個孩子不是你的孩兒，是天公見你作惡不過，特送與你還債。古語說得好‘一善能解百惡’，你只是一心向善，沒有轉移，或者天公回心，替你收去，也不可知。何須用甚麼慧劍？” 頑石點頭道：“是。”遂一心向善奉佛。

又過了半年，正在禪堂與孤峰講話，忽見有個大漢闖進門來。頑石一看，見是賽崑崙。先參佛像，然後拜孤峰。頑石對孤峰道：“這人就是弟子的盟兄，叫做賽崑崙。是當今第一個俠士。”孤峰道：“莫非就是穿窬豪傑，生平有五不偷的人麼？”頑石道：“然也。”孤峰道：“這等，是一尊賊菩薩了。貧僧何人，敢受得菩薩的拜？”就要跪下答拜。賽崑崙忙扯住道：“弟子今日到此，一來為訪故人，二來為參活佛。師父若不受拜，

是絕人向善之路，堅人作惡之心。可見天下人該做暗賊，不該做明賊；該做衣冠之賊，不該做穿窬之賊了。”孤峰道：“這等說，貧僧不敢回禮了。”賽崑崙又與頑石行禮，然後分賓主坐下，對孤峰敘了寒溫，就立起身，要與頑石到後面去說話。頑石道：“小弟以前的事都與師父說過，家中有甚麼隱情不妨面講。”賽崑崙聽了，依舊坐下道：“劣兄謀事不忠，不但不可托妻，亦且不堪寄子。今日相會甚覺無顏。”頑石道：“這等說來，想是家中的孽障有甚麼原故了。”賽崑崙道：“你兩位令愛，又無疾病，好好睡在床上，就一齊死了。臨死之夜，兩個乳母都夢見有人叫喚，說他家的賬目都已算清，用你們不著，跟我回去罷。及至醒來，把孩子一摸就沒用了。這事著實古怪。”頑石聽了大喜，就怕自己懼怕女兒還債，師父教我一心向善，天公自然回心替你收去的話述了一遍。如今孽障消除，乃大幸之事，老兄怎麼說起負託的話來。

賽崑崙聞言不覺毛骨竦然。聽了一會，又道：“還有一個喜信報你。那淫婦艷芳背你逃走，其實可恨。小弟終日緝訪不著。誰想被一個和尚拐去，藏在地窖中，被我無心看見，替你除了。”孤峰道：“她藏在地窖中可謂極穩的了，你怎麼能看見？”賽崑崙道：“那個和尚常在三叉路口慣做謀財害命的事，我打聽他有無數銀子藏在地窖中。那一夜去偷他，誰想他睡在床上與婦人說話。我就躲在旁邊細聽，只見婦人道：‘我當初的原夫叫做權老實，雖然粗笨，倒是一馬一鞍，沒有別個婦人分寵。誰想賽崑崙替未央生做事，把我姦騙上手，強娶過去。他丟了自家妻子終日去走邪路，教我獨守空房。弄到精力衰微，應付不來，又到遠處去躲避差徭，不管家人的死活。這樣的薄悻男子，我為甚麼跟他？’弟子聽了，知是艷芳，不覺大怒，拔出利劍掀起帳子，把兩個殺了。然後點起火來，搜尋財物，約有二千多金都被弟子取來，任意揮霍，濟了無數的窮人。請問師父，這兩個男女該殺不該殺？這一注錢財該取不該取？”

孤峰道：“殺也該殺，取也該取，只是不該是居士殺，不該是居士取，恐天理王法上還有些說不過去，只怕陰陽二報定有所不免。”賽崑崙道：“人情痛快即是天理昭張，有何說不去？我做一世賊，不曾弄出事來，難道為這項銀子就犯了王法不成？”孤峰道：“居士不要這等說，天理王法兩件事都是一絲不漏的。沒有一個不報，只是遲速之分。報的速的倒還輕些，報的遲的，忽然發作起來就當不起了。那和尚既犯了姦淫，那婦人既犯了私奔，天公自然會誅殛他，難道少了雷神霹靂，定要假手於人去殺他們不成？就作要假手於人，天下人個個有手，為甚麼不去假他，單要藉重你一個？難道只有你這手是殺得人死的不成？大權不可假人，太阿不容旁落，殺人的大事，天公能主持，使有罪之人依舊被有罪之人所殺，豈有付之不問之理。所以將來的陰報定不能免，或者比殺良善之人不同，罪略輕些也不可知。居士這樁事業既然做了一生，料想你的大名是沒有一

個衙門不知，沒有一個官府不曉得了。你偷來的銀子雖然濟了窮人，別人不信，只說你藏在家中，少不得有個尋著你的日子。你往常所得的財物若果然藏在家中，還好送去買命，只怕濟窮人的銀子一時追不轉來，就有性命之憂了。所以將來的陽報定不能免，只怕發作的遲，比初犯罪孽略重大些也不可知。”

賽崑崙平日原是些狼器的人，只因性子不好，人人懼怕他，所以善言不入於耳。如今聽了這番正論，就不覺動了悔過之心，不消強逼，他竟有個反邪歸正的意思。就對孤峰道：“弟子所做的事，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。只因世上有錢的人自家不肯揮霍，所以要去取些出來，替他做幾件好事，只想為人，竟不想著自己。照師父說來，弟子作惡多端，陰陽二報都是不免的了。但如今從此回頭，可還懺悔的去麼？”孤峰指著頑石道：“他之作孽比你還重得多。只因一心向善，就感動了天心，把還債的女兒都替他收他回去，這是你親耳聽見的話，不是貧僧附會出來的。即此一推，懺悔得去懺悔不去就知道了。”

頑石見他有向善之心，不勝之喜，就把自己三年前不受師父教訓，肆意妄行，後來報應句句合著他所言，不可不以小弟為鑑。賽崑崙定了主意，就拜孤峰為師，削了頭髮，立志苦修二十年，成了正果。與孤峰、頑石一同坐化。

可見世上的人皆可作佛，只因被“財、色”二字縛住，不能跳脫迷津，超登彼岸。是以天堂之上，地廣人稀；地獄之中，人稠地窄。上天大帝，清聞不過；閻羅天子，料理不來。總是開天闢地的聖人多事，不該生女子、設錢財，把人限到這地步。如今把這兩句《四書》定他罪案，道：始作俑者，其為聖人乎？

評曰：開首處是感激聖人，收場處又埋怨聖人，使聖人歡喜不得，煩惱不得，真玩世之書也。仍以《四書》二句為聖人解嘲曰：知我者其為肉蒲團乎？罪我者其為肉蒲團乎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